

贺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通车

□叶炳如
沁园春

试问天公,谁将壮景,美我江东?看大桥飞越,横空惊世,穿云破雾,势若长虹。万顷波光,沉沉一线,碧海江天舞巨龙,喜今日,乘车行南北,一啸声中。

河山辈出英雄,圆国梦谈何艰险重,喜神州赤子,初心永在。攻关排险,频现神功,天堑通途,大江坦道,凤鸾龙翔沪苏通。车万辆,正风驰电掣,笑傲苍穹。

□吴桂林

天堑又飞虹,殊姿贯沪通。
凌云驰骏马,踏浪过长龙。

世上多奇迹,人间有巧工。
紫思新景象,惠政显高功。

□杨艳霞

飞龙一跃沪连通,浩淼烟波现彩虹。
两路比肩齐阔步,不消半刻过江东。

□李建东

碧海万方戏大江,沪通百载正徜徉。
虹长渡鸟晴空意,野阔催帆彩旆扬。
春酿时逢送豪气,秋声恰待写文章。
谁夸两岸风光好,一夜吹开稻穗黄。

□陶汉清

临江仙

盛景新开南北路,穿云惊动苍穹。只因脚

下卧此龙。风来烟雨淡,图画出天工。

遥望未来圆绮梦,平凡也论英雄。丝丝水
化长虹。四方财气聚,两岸喜相逢。

□徐雨生

一江飞架几多桥,座座长虹各自娇。
天堑何曾拦铁甲,旅途为此系朱纜。
交通经济并肩快,地域驱驰齐步高。
申沪龙头共携手,长三角内竞妖娆。

□耿海华

野渡依稀戳竹篙,长龙奋发跨江邀。
虹梁捷径通苏沪,乐谱佳音复汉皋。
掠影鹏飞天堑陡,飞黄盛世舜韶豪。
峥嵘不绝斯民目,逐梦神州领子曹。

□季华江

鹧鸪天

江尾虹生紫气东,华亭一刻五山逢。渡舟
搏浪愁浓雾,春路雕霞浴暖风。
云万里,水千重。今朝圆梦向苍穹。踏歌
横跨三城岸,对月轻吟留影踪。

□陈昌年

淡荡晴光散暖烟,眉间喜气欲摩天。
沪通桥上车轮转,江海潮头帆影连。
深艇虹飞腾世界,明珠辉耀亮崇川。
纵横驰骋康庄逸,从此休憩阻巨渊。



初夏荷塘

□吴晓栋

又到了属于荷花的季节。满塘的荷花满眼的绿,微风起处,碧波荡漾。同荷塘浅浅的一次交谈,便是惊艳,便是恨晚……

随着老翁竹篙轻点,小船缓缓探入池塘,刚才还是游人如织的喧闹世界,一下子进入了静谧无声的别样洞天,花与叶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汨汨的水声裹挟着淡淡的清香,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不远处,一只黑色身子黄色嘴巴的野鸭被惊到,扑棱着翅膀慌不择路地掠过窄窄的水面,留下了一道笔直的水纹。

在船头随意而坐,与花与叶与水亲密接触,才发现它们本为一体,只一根笔直的枝干却顽强地撑起了硕大的叶和花,它的根该扎得多深,它对花和叶的爱恋该有多浓啊。花与叶争先恐后地拥挤着到了身边,热烈

闹闹的,摇了摇身子问了声好,又忙不迭地赶着去迎接下一位游客了。

一只黑白色的蜻蜓恰到好处地停在了一片半枯半荣荷叶的枯面上,煞是特别。它在诉说着什么?世间万物的相生相克,世间万事的起起伏伏,世间万象的有黑有白?满脸皱纹的老翁童心不泯,一探身,伸出青筋密布的手,想要捕捉那只特别的蜻蜓,似触非触的一瞬间,蜻蜓竟然没有飞离,而是以一个优雅的姿态,转身却停在了另一半鲜绿色的荷叶上,抖了抖翅,继续着对生活的爱恋。

初夏,池塘,荷花,都是那么的恰好,我想,待月上柳梢,静坐塘边,听蛙叫蝉鸣,便能在似水的年华和纷扰的红尘中,把心安顿好,那便是一花一世里的行云流水。

初夏之味

□黄晔

立夏日,与朋友去郊外。

前夜刚下过雨,周遭都是湿漉漉的,很丰盛。穿行其中,欢喜溢满心田。

初夏时节,万物繁盛。路旁的油菜籽压弯了枝干,韭菜在风中摇曳,小白菜正嫩,四季豆红扁扁已经搭好……紧靠路边种有蚕豆,胀鼓鼓的蚕豆已近成熟,一个个挂在稀疏的豆叶间,忍不住摘了两个,剥开来看到两颗绿油油的豆米,一副酣睡宝宝的模样。朋友说起幼时在地里剥豆米吃,我依稀只有一两次成年后的记忆,也极为深刻。于是,将蚕豆放进嘴里,咬下去,不够水嫩。这个时候的蚕豆更适合和韭菜、酸菜一起炒来吃,或者剥掉外皮炒鸡蛋做鸡蛋汤,这才是正宗初夏之味。

说到初夏的味道,几个人热烈讨论起来。比如应该有色彩最美的炒苋菜。我幼时爱用苋菜汤拌出一碗红红的白米饭,欢天喜地吃下去。后来读到郑板桥最爱“白菜青盐苋子饭”,陆游赞美“羹惟野苋红”,便觉得平常的苋菜能入诗入文,有了格调。

当然要来一盘“炕土豆”,大拇指头大小的土豆被小火慢煎至金黄,撒上葱花,外焦里粉,香气四溢。或者挑几个粉嘟嘟的西红柿,炖一锅西红柿土豆汤,让味觉来一次小清新的体验。糖蜜西红柿也不错。生吃西红柿,是一代人的美好情节,那汁液饱满的

的每一口都写满青春的美好。

刚刚冒头的南瓜尖(嫩南瓜藤蔓)肯定不能缺席,撕掉茎秆上带茸毛的外皮,掐寸段焯水加红椒丝爆炒,或者凉拌,再或者切碎末加干红椒炆炒,如果想吃纯粹的野趣,洗干净直接下锅,无论哪种做法,都能让南瓜叶的清香弥漫在唇齿间。再来几个翠绿的本地青椒,瘦瘦弱弱的样子,最适合做虎皮青椒,微微一点辣味,更有一股清香。还有淡青色的豆角、白嫩嫩的藕带、紫莹莹的茄子……

刚连带摘下来的本地小籽枇杷自然不能少,微微酸甜。要专门挑四五颗一起的几枝,拿来摆在案头清供,有夏之初韵。杨梅也要算在其内,看着乌红色的那一颗便会口舌生津,指甲被饱满的汁液染得紫红,舍不得洗掉,恨不得放进嘴巴里吮吸几下。还有樱桃,葡萄,西瓜,还有屈子故里的伦晚橙,都是大自然给予的初夏宝物。

正说得热烈,发现居然有人在公路边卖花,双排座车的拖箱里摆满了鲜花,月季、金银花、兰花……最喜欢一盆长满了花苞的无尽夏,想象着再过几日花满枝头,对花香浸润的夏日不禁多了几分期待。

我暗想,此时如果转身看到一女子身旁摆着满满一篮栀子花,五六朵捆扎成一把,花儿洁白叶子油绿悦目赏心,这初夏之味便更臻完美。

秃黄油面

□陆小鹿

喜欢苏州,因为我是一个面控。周末,来了个说走就走的小旅行,去苏州城里吃面。

苏州这老城,有很多百年老字号面馆:朱鸿兴、同得兴、裕兴记……每次走进面馆,点上一碗热乎乎的苏州面,就觉得这日子确实过得兴兴头头。

苏州面馆的价目表像是一本美食书目录,看一眼就觉得做一个面控真幸福。每家面馆还有各自的时令特色,苏州的时令面比任何一座城市都多。比方说夏天,吃货得去同得兴吃一碗枫镇大肉面,这是苏州夏天的时令面;到了秋天,得去朱鸿兴吃一碗冻鸡面;而初冬时节呢,那就必须去裕兴记吃一碗秃黄油面。

秃黄油面,名字起得颇为怪异。“秃”字,并不读作Tu,而是读成Tei。秃(Tei)是苏州方言,意思是“只有”。所以,秃黄油的意思是有黄油,全部都是黄油。那么,问题又来了,黄油是什么?秃黄油里的黄油是指蟹黄蟹膏。

江南有一种小笼包叫蟹粉小笼包,蟹粉是拆出大闸蟹的蟹肉、蟹黄和蟹脂膏,再加入调料炒成的。和蟹粉有所区别的是,秃黄油里并不混入蟹肉,而是全部由蟹黄和蟹脂膏组成,再用猪油慢慢熬制。因为纯度高,且拆蟹人工贵,所以秃黄油的价格十分昂贵。

此次去苏州,午餐我便选择在裕兴记吃秃黄油面。买了套餐,共配有

六样东西:一碗光面、一碟青菜、一碗汤、一杯茶、一碟姜丝,还有一只碗内盛满了橙黄色的酱状东西,这就是精华所在:秃黄油。

有人形容秃黄油面是面中的“爱玛仕”,一点不假,因为这套餐价格高达120元。动筷之前我拍了张图片发到朋友圈,旅美同学不解地问:“图片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啊,为什么这么贵?”我回复她:“讲究就在那一只碗里的酱状东西,这就叫秃黄油。吃面的时候,把秃黄油倒入面中搅拌均匀就成了”一碗美味的秃黄油面。”

从苏州返回上海后,唇齿留香,意犹未尽,于是收看了CCTV纪录片《风味人间》。第一集里详细介绍了秃黄油拌饭。白米饭上浇上秃黄油,加姜丝、香醋,充分搅拌,每一颗米粒都被膏黄包裹,趁热吃将会异香满口。

现时,正是螃蟹旺盛的季节,今年螃蟹价格比往年有所回落,正好可以自制秃黄油。周末,买了好些蟹回来,按《风味人间》里的步骤,先熬了锅猪油,再用猪油熬了一锅秃黄油,拌在白米饭里,好似也无别其他什么菜了,香到天上的猪油秃黄油,足够慰藉舌尖,满足了美食的一种追求情怀。

美食专栏作家沈宏非曾说:“没有秃黄油的冬夜,最难将息。”看来,今年的冬夜我不用惧怕了,一瓶秃黄油,可以在漫漫冬夜里拿来慢慢享用。

沈绣传承,值得一辈子去做

□白水

经过一年多的修缮,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焕然一新的沈寿艺术馆对外开放,升级为沈绣博物馆。

沈绣博物馆馆长卜元18岁开始学习刺绣及民间工艺,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49个春秋。有人问他:“怎么你一辈子就只做这一件事?”他笑言,刺绣这门手艺,必须一直坚守,十年磨一针。“他把这叫做‘坚守初心,十年面壁’。”“文革”,文化荒漠年代,他选择学习绘画,后来又开始学习刺绣及民间工艺,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进入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曾担任南通工艺美术研究设计师。1986年援藏回通后参与沈寿艺术馆的筹建工作。多年来,他只为沈绣艺术的传承保护、发展和繁荣坚守。

卜元带领第三、四代沈绣传人,开拓沈绣题材,研发创新技法,精品力作不断呈现。2008年,南通“仿真绣”(沈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沈寿艺术馆成为南通“仿真绣”的传承基地。2009年,由卜元担任领衔设计和艺术总监,绣制的沈绣人物肖像精品《奥巴马总统合家欢》被作为国礼,由国家主席胡锦涛赠送给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沈绣成为亚洲第一件

进入美国白宫的艺术品。

卜元认为,学美术必须要懂得它的要素,发现“美”、开发“美”、还要放大“美”。但这种美并非表面的美,而是藏在对象背后有待挖掘和表现出的美妙感觉。例如在表现人物的时候,艺术家不仅要观察这个人长什么样,还要捕捉到人物独特的气质,将他(她)与众不同又往往不被常人察觉的美呈现出来。卜元为奥巴马创作的沈绣作品,即经过特别处理,强调了她的混血特征,使他看起来有一种白皙的感觉。这幅作品的用线也极其讲究,其中的咖啡色线分别从染10分钟到2小时不等,以色彩的深浅定调,这样绣出来的画面颜色才能达到自然细腻的艺术效果。卜元坦言,有时候创作出好作品要不惜代价,沈绣的艺术传统也是通过一代代刺绣艺术家的努力得以传承和弘扬。但是,培养一个刺绣人才至少需要十年以上,这项工作需要国家的投入才能维持。

在卜元看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沈绣博物馆致力于更好地展示江海独特的地域文化,同时不排除其他文化,不贬低其他文化,和而不同,做到尊重、多元与包容。

近几十年来,当年曾经得到沈寿亲授的

学员逐渐成长为工艺美术大师,出自她们之手的作品或在国内展会荣膺大奖;或是漂洋过海,为中华民族争得荣誉。她们也像沈寿一样授徒开课,手把手地传承技艺,使得仿真绣有了第二、三、四代的传人。她们通过各自的探索,延展作品的题材、内容,使仿真绣成为具有较强表现力的刺绣品种之一。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南通仿真绣在内的传统工艺美术品再度迎来了发展的佳期。南通仿真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在参加国内外展会获得大奖的同时,更多的是以艺术品的身份回到了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之中。

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传承沈绣非遗?卜元说,沈绣馆是国礼的定点单位,在海内外知名度甚高,提升沈绣馆的档次,可以起到龙头样板的作用,达到蝴蝶效应。南通女红传习所原占地三百多亩,现沈绣馆仅有它的四分之一,不能适应提升的要求,“如果空间再大一些,集中展示历史原貌,传承沈绣艺术,刺绣作品展览,全程刺绣表演(绘画、上绷、绣制、装裱等),旅游参观互动,这里将可能成为南通文化旅游中既有艺术观赏性,又有亲自体验性的经典旅游热点。”



鱼戏莲叶间

□陈建华

十年一句话

□陈根生

2002年9月一个彩色的日子,我们四个语文教师被请到绿园的一间办公室里给周围陈列的数十盆盆景起名字。盆盆都是绿色的诗,盆盆都是立体的画。茶香袅袅,烟雾腾腾。我们交头接耳走了一趟审美之旅之后,金色的夕阳照进窗户,也照亮了数十个刚刚呱呱落地的新名字:绿语、三叠翠、白衣翩翩、桔棠、只要你活得比我好、欢乐晚年、半亩山水……

对于中国(如皋)首届长寿文化节暨盆景艺术节,这件事实属鸡毛蒜皮,但此后有一句话在我心底破土萌芽了。

一晃几年过去,一次接待外地来的友人进水绘园玩,我突然发现给这句话浇水施肥的是一个园:古澹园,水绘园东北隅的一个园中园。这里如皋盆景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高高矮矮,既有朝气蓬勃,又有老态龙钟;既有清雅秀丽,又有个性张扬;既有舞姿翩跹,又有静穆沉思,林林总总,千姿百态。

一盆老柏叫“苍龙穿云”,把人们的眼球全抢了过去。主干弯曲为龙,残枝作龙爪飞舞,但见躯干鳞片闪烁,虎虎生风,恰似一条巨龙欲乘风穿云而去——这可是中国盆景最早的一件物质遗存,曾荣获1985年第一届中国(上海)盆景展览会评比一等奖,这也是宋代教育家胡瑗留给家乡父老的一个念想,我不禁在这位太祖爷辈分的古盆景面前肃立致敬!

“如皋的盆景艺术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的盆景艺术之根。”记得2002年盆景艺术培训班开学典礼上,中国盆景家协会秘书长张世藩如是说。
一盆元柏叫“灵山华盖”又来到眼前。顶上一片绿叶浮动,立下杆呼呼向前,俨

然车辆急急奔驰——这就是水绘园创始人冒致中(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先祖)焦急取道苏州灵岩回家的传神写照,《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给挚友的这个盆景命名“灵山华盖”,不愧神来之笔。据说这是故水绘园的唯一遗物,忽忽已600多年矣!

如皋盆景艺术源远流长水深得很,伸手捞捞都是学问。

春去秋来,寒暑易节,我后来有幸遇到一个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花汉民大师。花大师那一点点的石成金的瘦手,动起来全是智慧;他那一脸的岁月沧桑,一开声故事滔滔不绝。他自称“土而奇”时是何等得意和陶醉!他那些大智若愚的搞笑掀翻了多少会场。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农民艺术家,无论是在东京捧着金奖,还是在罗马市政厅手把手授课,都显得质朴和恳挚,我特别佩服他面对傲慢的加拿大警察拒绝带土入境时表现出大义凛然:“中国盆景离开中国泥土怎么存活?”终于迫使对方让步,维护了一个中国艺术家的高贵和尊严。

我们这位可爱的“土而奇”老兄,把如皋盆景推向世界园艺舞台的中心,这些年来,如皋盆景共获100多枚金奖,280多枚奖牌,哪一枚上没有他的心血在闪光。

他说:“如皋盆景选材于四季常绿的树种,充分体现了道教倡导的贵生、乐生、养生、延生、长生思想。”
他说:“千余年来,聪明智慧的如皋能工巧匠,经过长期的实践,将道教的八卦理念巧妙地蕴藏于如皋盆景之中,创造出以二弯半为典型的‘如派盆景’。其特色是‘指其主干弯曲成S形,状如道教标志,八卦太极图阴阳分界线。’”

花汉民第一个揭示了 this 秘密,是把盆景艺术升华出哲学理念第一人。

如皋盆景的造型“两弯半”即俗称的“云头雨足美人腰”,与道教黑白图形神兼似,道教追求的清雅、和谐、平衡的愿景正是如皋人的平和、质朴、厚重的精神风貌的写照。一盆小小的绿色生命,竟然浓缩着美学境界和哲理思维,如皋盆景在历次各种流派展比中之所以能艺压群芳,其深刻与独创在此。

1993年中国花卉协会会长江泽慧教授夫妇来如皋园参观,题词曰“弘中国文化融艺术哲一体”,这在花汉民收藏的100多名人题词中熠熠生辉,独具慧眼。

2018年花汉民仙逝,享年77岁。绿园的采访,市长寿研究会上的发言,灵观饭桌上零距离聆听……都是我宝贵的课堂,特别是大师与我在他家那个别致的小院子“花神居”里的几张留影,成为他给我讲课的最后几句赠言。

2019年,我有幸被聘为盆景大赛征文的评委。国际园艺城的巍峨建筑伸出双臂欢迎我,巨型盆景环绕的广场热情拥抱我,全国七大流派盆景代表作静静地陪我徜徉在优雅绚丽的艺术殿堂,让我默默地暖暖地享受着唯美与哲思的熏陶……

照理我应该沉浸在美的海洋里,忘乎所以,可我不知怎的,头脑里是一半困惑,一半忧伤:过度的商业开发是不是离盆景艺术越来越远?艺术的大忌是急功近利,如今还有几人相信?精雕细琢的盆景艺术本是慢生活的产物,诗情画意怎么可能批量生产出来?

不经意间,“家乡有一份骄傲叫盆景”这句话早已在我心里山花烂漫、彩色缤纷了。